



好一道“青龙卧雪”

□ 张振吉

如今谁也不会想到,1977年的春节,因我办的年货里比别人家多了几斤顶花带刺的鲜嫩小黄瓜,使得我在农村老家获得了无比的荣光。

那年腊月二十八,去海南出发的一位好友搞回来点黄瓜,耳语着说专门给我留下了几斤。这可是我第一次在腊月里见到鲜黄瓜,真是好一阵激动。

好友在他办公室的桌上把包装纸打开,又掀起几层塑料布,十几根玲珑剔透的鲜嫩小黄瓜水灵灵地展现在我面前。那小黄瓜头顶上还顶着一朵半开的小黄花,浑身长满了水晶般的小刺儿,可爱至极。此时,好友又是一番叮咛:“做菜时千万不能用刀切,

以防串味。最好用手掌或拳头拍裂,顶端的小黄花也别扔了,要同拍开的黄瓜一起,保持原形托到放有白糖的盘子里,名曰‘青龙卧雪’,这道菜就做好了。”

转眼就是春节,大年初一串门拜年时,我告诉时任生产队长的发小,要他拜完后约上一群人去我家喝上一场贺年酒。那时候老婆孩子还都在乡下,没少给生产队添麻烦。发小一听,欣然如约而至。

那个大年初一,真成了我人生中最风光的一天。他们最终见到并尝到了那年头寒冬时节根本见不到的顶花带刺、玲珑剔透的鲜嫩黄瓜。一桌人对我夸奖了个铺天盖地。就是嘛,活到三四十岁,过年从没见过的东西,不光见了还能亲口

吃上,谁不稀罕。

很快,我家过年能吃上顶花带刺鲜嫩黄瓜的消息就像长了翅膀,很快传遍了大街小巷。弄得另一个发小也来到我家,嘴里没说,可话里拐弯抹角想探试我还有没有黄瓜。我大大方方地将留的5根黄瓜全送给了他。

那一年春节,父老乡亲们人人见了我都夸是个大能人。我听到夸赞胸挺腰直,走起路来也飘飘然了。

如今,无论春夏秋冬,各种新鲜蔬菜瓜果应有尽有。漫步各大商场,面对那琳琅满目的瓜果蔬菜,再想起那些往事,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上世纪那几根鲜嫩的小黄瓜,因给我带来过无比荣光,是我终生都不会忘记的了。

老,其实是件好事

□ 曲玉萍

语言是非常有意思的心理现象,不知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在日常生活中,有很多以“老”开头的词,通过歧视人的年龄,达到贬低对方的目的。假如双方价值观一致,也都认可“老”是一种奇耻大辱,那么被叫做“老东西”或“老女人”,心理暴击度便是百分之一百,男的开始入天价保健品,女的再也离不开医美和美颜滤镜。

有首特别流行的歌,描绘了“冬季的校园,白发的先生”,所以我不但不抵触变老,反而以白发和皱纹为荣,认为变老是智慧的表现。

无独有偶。我从小由爷爷奶奶带大,他们人生艰难,却在一日三餐、鸡毛蒜皮中,把一些最宝贵的、可傍身一生的东西传给我,比如勤俭、务实、自强和担当。从此看到年纪大的人,不管认不认识,我都有种与生俱来的亲切感。相信有无数人也一样,或多或少都有被家中老人爱着的经历。

我的一个朋友,由奶奶带大。他小时候脸上有雀斑,被别的小孩嘲笑,不想去上学。奶奶二话不说,拉起他,拄着拐,冒着风雪走了几里地,去城里买雀斑灵。他现在是微生物学博

士后,说起这事总笑说自己是第一代化妆品的受害者。我却从他的故事里,听到一个老人,能力有限,仍努力把他认为最好的东西给到孙子。

约八成的中国城市家庭,是祖辈参与、隔代教养的。在农村中,老人带孩子的比例更是高达90%以上。既然这么多人都是老人带大的,理应对“老”有好感、亲切感,更不会恐惧反感了,那为何至今“老”这个字,还会形成巨大伤害力呢?

其实,老人们是整个社会贡献最大的群体,年轻时为家打拼、供养孩子,年老时也不肯浪费自己一点点余热,再帮孩子带大他们的孩子。最担心的也非自己本身,而是“怕自己生病了,拖累孩子们”。

如果我们能达成共识:不需要任何理由,年纪大的人就是理应得到最好的资源,他们劳累一生,不该再受一点苦——这样我们才能在年富力强的时候,充满努力干活的热情,因为会有一个美好的“老”景。

尊老爱老,不是在重阳节时送一点心意,而是整个社会真正能做些什么。至少有一件事你可以做:永远不要再用“老”去贬低别人,或自己。

父母在 幸福在

□ 窗外风

我的小家和父母家住在同一个小区,只是不同楼而已。我们免不了三天两头去蹭饭,正常情况下都是连吃带拿,却极少在父母家过年。道理都懂,婆婆家在几百公里之外,已经整天在父母身边了,过年的时候当然要回婆婆家。

去年春节前,照常要去婆婆家过年,因为有事,耽搁到大年三十启程,然而,当时疫情的风声已经很紧,老公头一天辗转一夜,终于决定安全第一,等疫情缓解再回去。因为我娘家离得近,当然就要在我娘家过年了。

之前,我们每次回几百公里外的婆婆家,母亲都要叮咛万嘱咐:“路上一定要小心,开车要慢!”这次,母亲一听我们不走了,要同他们一起过年,一下子站起来,好像心底的一

块大石头落了地,一下子轻松起来。她打开冰箱就往外拿菜,边拿边问她外甥想吃什么。在她心里,不爱吃饭的外甥最重要,当然要做外甥最爱吃的菜。

父亲得知我们要在家里过年,也高兴得不得了。在客厅转了几圈以后,一改我们家多年都是母亲做饭的习惯,父亲扎上围裙,开始忙活年夜饭,进进出出脚不沾地。

我在旁边给父亲打下手。窗外的空地上,雪依然积得很厚,白皑皑一片,阳光照在上面有些刺眼。忙碌的空隙,我抬眼看父亲,毕竟这围裙在妈的腰上扎得久了,扎在父亲身上竟让我有些不习惯,甚至觉得有些好笑。父亲专心地切着菜,头随着手上的动作微微地点着。突然,我的心一下子有些发紧。记忆里,父亲除了头

顶头发稀疏以外,头发都是黑的呀,怎么全都变成花白的了?脸上不知什么时候有了老年斑。些许花白的头发斜刺着伸出来,比阳光下的雪还刺眼,刺得人心里瞬间好疼。

因为离娘家近,我可以经常见到父母,也习惯了在父母面前做小女儿。我一直以为他们不在意我在哪里过年,那一刻,我忽然明白,即便天天在一起,过年时也是盼着团圆的。一直以为父母依然是年富力强的样子,甚至不曾端详过父母的面容。岁月流逝里,他们真的已经老了,老到让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一种异样的感觉浸满全身,不敢想象有一天,如果他们真的离开了会是怎样的情形。那些皱纹、那些斑白的头发,瞬间让我的眼里盈满了泪水。父母在,幸福才在。

健康计提

□ 杨德振

我每天下班后,总要沿公园走上四五公里的路,痛快淋漓地出一身汗,风雨无阻,至今已坚持快10年了。在此期间,我买了私家车,但显得有些“浪费”和闲置。一些同事和朋友常常提醒我:“车辆搁在那儿,坏得快呀。”我笑而不答,内心却在想:买车是为了外出办事提高效率 and 旅游方便,而主动锻炼身体是“健康计提”的一种方式,两者的目的和动机不同,不能混在一块谈。

我觉得,身体健康收益肯定要大于私家车的耗损,在这种“一少一多”的生活方式里所得到的收益是不能以金钱的盈亏或物质的损耗作为统计依据的。

财务会计学上有一个专业术语,叫“计提”。如果把一个人的身体健康看成一本“大账”的话,那么,每天主动锻炼身体和良好的作息安排、合理的膳食营养结构就是其中的“计提”科目。时下,温饱不愁,倒是营养过剩带来许多新的问题,加之主动锻炼意识的缺乏、固定锻炼行为的缺失,造成一些人健康状况堪忧,处于亚健康状况。这些人

没有意识到人生的健康原本是可以“计提”的、“预存”的。平常的生活里,不去“计提”健康的“科目”,等到身体出了问题或亮出“信号”,再去“一曝十寒”式的锻炼或病急乱投医的各种检查,时间上已经晚了。如此,就算事业再成功、人生再风光,又有什么值得羡慕的呢?

所以,为了生命这本“大账”,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掂量清楚,到底是及时行乐、忘乎所以、孤注一掷的“昙花一现式”的生活方式好,还是细水长流、有张有弛、舒适从容的“青山不老”式的生活方式好呢?

年到眼前

□ 张修东

似乎是夏一拖延、秋一眨眼,年就来到了眼前。

每一次备年,都有新鲜感、满足感。记忆中,每到腊月二十四一大早,刚刚放假的我就将笤帚绑在长棍上,挨着清扫扫帚里的尘土,给家里的木质独轮车除尘,贴上一张“日行千里”的条幅。如果家里有自行车的,也要在大梁上贴一张,祈盼来年行程顺利。这就算除旧迎新了。

备年,最看重的还是“吃”。过去,吃得好,说明日子过得好,家境好。不为吃犯愁,是家家梦寐以求的事情。

父亲是奶奶最小的儿子,奶奶就喜欢住在父亲这边,一是照看我们弟兄几个方便,二是不用为吃食犯愁,日子安稳。那时我父亲已经在煤矿上班,工资

按时发,及时寄到家里,有零花钱做生活保障,也就少犯难为。特别是年节临近,全家人最期盼听到邮递员那清脆的自行车铃声由远及近,那车子驮载着希望,怀揣着喜悦。等车子停靠在我家门口,妈妈拿着爸爸的手章,郑重地往汇款单上一按,全家的备年资金就落了地。

打人心底烙印的,是那时老家的年集。集市在镇政府附近,沿街走巷,曲曲弯弯,卖蔬菜的、卖衣服的、卖锅碗瓢盆的、商户、客户满满一街……赶集时,我常央求母亲称上几根油条,用纸绳一拴,不时揪下一丝解解馋,心花怒放,优哉游哉。

那时,不用买白菜、萝卜、葱、姜、蒜,邻里之间互相送点就足够了。几乎家家都有猪圈,家境殷实些的,过年了,卖一头杀一

头。父亲寄来的钱宽绰,家里就多买点。那些年,那些肉,真香!

豆腐、年糕、素馅和肉馅水饺都是必须有的。我在煤矿生活了快四十年,母亲一直延续着包两种水饺的做法。

如今,每逢年节临近,母亲总说少准备点,够大年三十和初一吃的就行,初二就有卖东西的。尽管这样说,她还是提早买下不少年货,让我们小年以后就去她那里吃饭。年逾古稀了,老人家越来越喜欢子孙们围坐在一起的场景了。

这些年,弟兄们也总拿些稀罕物品去母亲那里过节,不用备年,也能吃得心满意足、幸福绵长。是的,从身边切切实实的变化,我已经真切感受到了时代脚步的铿锵和矿区翻天覆地的变化。

